

马英九寻根问祖见“老陕”

石炎岭



马英九先生与本文作者石炎岭合影



王长安团长向马英九先生赠送中国古钱币礼盒。

政协
记忆
ZHENGXIEJIYI

刚刚过去的清明节期间，马英九先生曾来陕西寻根黄帝陵，问祖马援祠，参观兵马俑，细观珍稀典籍。笔者有幸，早在2003年就当面感受到马英九先生的家国情怀。

“我是汉代马援将军的后代”

2003年2月，时任陕西省政协《各界导报》副总编的笔者策划组织了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团赴台参访。2月15日，是农历未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经老朋友台湾中国统一联盟执委、台湾大学法学教授刘文超和知名企业家李正富的精心安排，马英九会见了参访团一行。因马英九当晚要主持台北市元宵灯会，见面时间定在他主持灯会前半小时的7时，时间20分钟。

晚6时30分许，我们一行九人来到会客室。两人坐一个茶几，上摆香茗、小点心，供大家品尝。主人赠送每位客人一只折叠灯笼。

晚6时55分，马英九先生来到会客室，同每个人握手寒暄，相互交换名片。几天前，团员名单已报送马英九审阅过，上面有每个人的职务及我撰写的每人30字的简介。他对每个人的名字和主要事迹，有惊人的记忆力。马英九接过著名杂文作家商子雍的名片，瞄了一眼便说：“商先生，一看您的名片，我就想起《论语》中的那些人物。”商子雍答道：“您说得对，子路、子夏、子贡、子禽，还有子雍。”言毕，两人皆笑。

见到雷西萍，马英九问她：“你就是那位律师吗？做律师多久？”雷西萍回答，快10年了。马英九说：“那么久啊！我也是律师出身，咱俩可是同行啊，我当过10年的执业律师。”他对陕西咸阳五零五集团彭红英女士说：“我在审查贵团名单时，看到一位女士的名字中有个英字，和我名字中的英字一样，当时就印象深刻。今天见到了，不用介绍就知道是你。”他接着说：“彭女士以前做医药工作，现在做媒体。”亲切的话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一席人欢声笑语。

接着，马英九致辞，他说：“很抱歉，昨天才从媒体上（《中国时报》刊登我们一行赴台参访的报道）知道各位来台湾参访。陕西同胞我是一定要见的，我祖先的祖先就是陕西扶风郡人。”大家顿时有些惊奇。著名杂文作家商子雍问：“您的籍贯不是湖南衡阳吗？”马英九回答：“我是汉代马援将军的后代。明朝末年闹白莲教的时

候，扶风马家军中一支辍转到了湖南衡阳。所以，追根溯源，我的确是陕西扶风人。”

相逢话到投机处

接下来，参访团团长西安日（晚）报社社长、西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王长安致辞，介绍陕西省和西安市近况，并邀请马英九在方便时到西安看看。马英九含笑点头。马英九回道：“昭陵离西安有多远？”我回答：“不太远，有六七十里吧。”我随口问道：“您是怎么知道昭陵的？”马英九说：“我在美国留学时，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参观，看到西安昭陵六骏石刻，很精美。从那以后，对昭陵就很向往。”

对故乡的认同，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中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时常被上升

到政治的高度。马英九敢于公开宣称自己的祖先是陕西人，展现了他对故国山河的认同。在场的人都被他浓郁的故乡情怀所感染。

王长安团长向马英九赠送团旗和一盒古钱币留念。马英九仔细观看古钱币上面的文字，赞叹不已，然后小心翼翼地合上了盖子。随后，马英九满面笑容，和大家随意交谈。相逢话到投机处，时间过得飞快。

在笔者提议下，马英九同大家合影留念。合影后，大家又要求同他分别照相，马英九一一答应。未及交换名片的团员，又忙着与马英九交换名片。拿着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五零五集团总裁来辉武赠送的保健品，马英九说：“早晨我跑步时，一定把您的护膝戴上。”华商报社编辑张富汉递上名片时，马英九说：“看了简介，报纸发行量那么大，不

得黑一点，请老板买下。莫老板以十万块大洋买下了这位姑娘，而这姑娘就是开封铁塔。

冯玉祥在开封

李军涛 方西榜

1928年7月2日，继吴佩孚、蒋介石后，冯玉祥成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第三位中国人。

彼时的冯玉祥，是中国政界巨头之一，他的官方身份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总揽豫陕甘三省党政事务，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南为冯系势力统治中心和大本营。

军纪严明爱护人民

冯玉祥深受开封老百姓热爱，他平时穿灰色粗布戎装，与士兵同吃同住。

冯玉祥训练出操地点，大都在龙亭后、南关外演武厅等空地。很多士兵背“大刀片”，大刀手柄是圆形，上系红布带子，刀光闪闪，士兵还学练拳脚，大刀砍杀，威武雄壮。

冯玉祥每天唱《开饭歌》，歌词是：“这些粮食，人民供给，一粥一饭（哪）来之不易。”冯军有多首军歌，其中一首《军歌》很特别：“克己复礼，要一日三省吾身，不怕一时做错，要诚恳改过自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必改，仍是完人。”他同情尊重劳动人民，规定冯军官兵

不准坐人力车。有一回他坐人力车调查民情，问车夫：“冯玉祥在开封好不好？”车夫说：“冯总司令爱护老百姓可是好，就有一条不好。”“哪一条不好？”车夫说：“他不叫当官的坐洋车，军官有钱不敢坐，穷人没钱坐不起，俺少拉可多座，舜孙。”

冯玉祥了笑，车到司令部门口，他下了车，给了车夫两三元银圆进去了。车夫傻了眼，问卫兵他是谁？卫兵说：“他是冯总司令。”

政策开明宣扬民主

冯玉祥主豫时，在开封推行了很多开明措施。他破除迷信，对一些庙宇和神像予以废除。他在开封时，禁赌、禁鸦片、剪辫子，还禁止嫖娼、禁妇女裹脚。他组织了放脚队，挨家挨户检查，查出缠脚的女孩子，就严厉处罚其父母。

冯玉祥崇敬孙中山，开封很多街道命名都与孙中山有关。三民胡同、博爱胡同，中山路、自由路，皆与孙中山“民族、民权、民生、博爱、平等、自由”等思想有关。冯玉祥还将龙亭更名为中山公园，

并于1929年初，在龙亭照壁后、真武殿旧址前，塑了孙中山铜像。铜像高1.97米，身着大衣，两手插袋，两眼凝视远方，庄重肃穆，神采奕奕。1982年，龙亭公园按清代风格布局改造，孙中山铜像被移置于禹王台公园内的辛亥革命纪念馆内。

开启民智建设市政

为开启民智，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冯玉祥还建了人民会场。人民会场于1928年2月动工，次年春节建成，房顶为长方形，木质结构分三层，四面开8门，可容纳数万人，初名国民大戏园，后更名“人民会场”。

人民会场建成后，一直是开封最大的公共集会及娱乐场所，开封首场有声电影在此放映，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及名须生马连良、李万春等都曾在此演出。

开封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冯玉祥卖铁塔：相传冯玉祥与开封巨富“龙凤祥”珠宝行莫老板见面，冯玉祥说有位很好的姑娘，身体很结实，只是长

容易呀！”接过我的名片，他端详片刻说：“你主办过大陆首次台湾邮票展览，是在1986年，不简单。”

工作人员再次提醒，马英九才同大家依依惜别。时针指向7时35分，比原先约定的会见时间延长了15分钟。

这时，音乐厅门外的中正广场，人山人海，灯光璀璨。在马英九主持下，一盏盏天灯腾空而起，蔚为壮观。

“跨海寻根万里行”

马英九说他的祖先是陕西人，两年后再次得到印证。2005年4月清明节，马英九之父——台湾马氏宗亲总会理事长马鹤凌先生，带领“台湾马氏宗亲寻根祭祖代表团”来到陕西杨凌半公村，拜谒马援祠，寻根祭祖。当代表团一行走进半公村，数千名当地群众用喧天的锣鼓、真诚的掌声、灿烂的笑脸和亲切的问候迎接远方的亲人。敬献花篮、恭读祭文、跪拜祭祖之后，86岁高龄的马鹤凌先生说：“祖国统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切阻挠祖国统一的行径都是不得人心的。我相信两岸的关系会有大大的进展，我们的主张就是21世纪是华人的和平建设时期。”

祭祖活动结束后，半公村的乡亲们请客人品尝了臊子面、鹿羔馍等家乡小吃，马鹤凌先生还特意带了几个鹿羔馍，说要让台湾的家人尝一尝故乡的风味。临别之时，马鹤凌先生即兴提笔赋诗：“跨海寻根万里行，杨凌祭祖正清明，亡人追远还乡日，欣见宗亲乐太平。”

杨凌马援故里海内外联谊会会长、杨凌半公村村委会主任马宽绪说，马鹤凌先生当时还动情地告诉他，寻根祭祖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千秋大义，回到故里一看，就更加感受到了海峡两岸的血脉亲情，今后还要通过寻根祭祖等多种方式，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当年11月1日，也就是在杨凌寻根问祖半年后，马鹤凌老先生在台北病逝，享年86岁。

马宽绪还给笔者介绍过一个细节。2005年6月，马英九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马宽绪代表马援故里的乡亲们给他发去了一封贺电，希望马英九先生能“带领国民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稳定与发展，振兴我马氏宗族，创中华民族美好之愿景”。台湾马氏宗亲总会的秘书长马正荣后来打电话告诉马宽绪，他亲手将贺电转交给了马英九，马英九看后非常感谢故里乡亲的热情祝贺，并表示他方便时一定要回故里看看。

事后，陕西省台办摄影师袁永明应笔者请求，送来了马鹤凌先生祭祖时的照片和马鹤凌先生诗词的手稿照片。

2005年6月，马英九荣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第二天，《华商报》记者张小刚就马英九台北见“老陕”一事，对笔者进行了专访，写成报道，配上马鹤凌先生祭祖的照片和赋诗手迹，刊登在《华商报》头版。自此，马英九的老陕情怀，成为三秦父老津津乐道的话题。

（本作者：资深媒体人，退休前任陕西省政协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发展经济振兴工商

为发展民族商业，冯将军于1928年在开封南土街南头西侧建了国货大商场，分内外两层，中间为圆形，规模空前。开业后，商贸云集，繁华异常，开封商业出现了振奋人心的新气象。抗战胜利后，国货大商场改为模范商场。

冯玉祥1946年9月赴美国考察，1948年7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动身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9月1日因回国客轮在敖德萨港附近的黑海海面失火遇难，享年66岁。他的遇难震惊了中外，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冯玉祥夫人发出唁电：“惊悉冯先生及令媛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置身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1953年，冯玉祥遗骨安葬泰山。安葬仪式上，周恩来称：“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作者李军涛单位：中共河南省开封市委统战部，方西榜单位：民革开封市委）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赵朴初诗赠陈毅

王剑

赵朴初和陈毅是一对老朋友，彼此之间，多有诗词往来。

1951年2月，赵朴初出席由陈毅主持的座谈会。会上，陈毅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赵朴初为之倾倒，口占一绝：“将军妙语绝人间，九派江流任往还。今日猿声真不住，轻舟回首万重山。”这是赵朴初首次为陈毅写诗，赞美之情发自肺腑，溢于言表。

1952年夏，陈毅托人转给赵朴初白折扇一把，请赵朴初将古人咏围棋诗句抄录在扇面上。陈毅好围棋，与人对弈时常拿一把扇子。赵朴初欣然答应，立即为陈毅书写扇面，并以围棋为题奉赠《清平乐 围棋赠陈将军》词一首：“纹枰坐对，谁谓棋中味？胜固欣然输可喜，落子古松流水。将军偶试豪情，当年百战风云。多少天人学业，从容席上谈兵。”

1964年，赵朴初写了一首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陈毅读后很高兴，中午就把赵朴初请到家中，他特别请厨师要多炒几个好菜。结果一桌菜上齐了，而赵朴初却很少动筷子，光吃白饭不吃菜。陈

毅征了半天，方才恍然大悟，连忙让厨师又炒了一盘鸡蛋端上来。

1972年1月6日，陈毅逝世。赵朴初前去吊唁前，用极短的时间写下《陈毅同志挽诗》：“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赖有尧日护，差免桀斧伐。众望方嗚嗚，何期大木拔？岂徒知己感，百年一席话。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这首诗体现了赵朴初崇敬和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真挚感情。陈毅夫人张茜看了“挽诗”，把它放在陈毅遗体的口袋里随葬。毋庸讳言，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礼遇。

1977年1月，陈毅逝世五周年，赵朴初写下献词一首：“孰知鼠狗辈，嫉忌转迫切。哲人已云徂，诚沙不停射。”4月，《陈毅诗词选集》出版发行，赵朴初高兴之余，写诗表达自己的感受：“陈公集一出，坊间顿时空。友朋争见问，觅购将何从？于此可以见，天下心所钟。其言与其行，千古怀高风……”这首诗像一篇美文，更像是陈毅和赵朴初两位诗友的心灵对话和情感交流。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孙伏园为农民办报

王吴军

1930年，孙伏园接到老友晏阳初的邀请信，让他到定县为农民主办《农民报》。

晏阳初对孙伏园说，中国的农民在多少年来一次次陷入悲惨的境地，自己没有多大能耐，只是想为他们做一点事情，这才心安。然后，晏阳初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1924年平教会搜集编辑的有关大众语的《通用字表》给孙伏园看，这是一份3000字编成的通用用字的字表，从白话书报、旧戏剧、鼓词、《三字经》、发票、传单、告示、菜市账簿、家庭明细账簿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文字中挑出。

孙伏园接手《农民报》以后，改变了《农民报》最初的办报宗旨，读者对象由知识分子变成了农民。既然如此，《农民报》就要办得让农民可以看懂，所以，孙伏园提倡《农民报》使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言。孙伏园在《农民报》的《民间》副刊上写下了这样一则广告：“一展卷准保闻稻麦香！”

《农民报》每期出两张，第一张的稿子由编辑撰写，主要内容包括本周重要新闻，各种常识和各种文艺作品，所有的稿子全部注音。第二张采用的全部是农民的投稿，孙伏园允许农民的投稿可以使用谐音字，还可以使用假借字以及注音符号。《农民报》上刊登的农民写的稿子带着农民鲜活的、日常生活的痕迹，其中还有许多注音和别字的，读起来令人捧腹。

为了让农民订得起《农民报》，孙伏园把《农民报》的价格定得很低。晏阳初说：“《农民报》的目的，可以说是为使农民抒发舆论，唤起农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养成农民读报的能力和习惯，和给予农民练习写作的机会。”为此，孙伏园不断努力工作着。

《农民报》的别具一格，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俞平伯和周作人也到定县参观农民报社，孙伏园给俞平伯和周作人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带着他们四处走了走。4天下来，周作人写了《保定定县之游》一文，谈了自己的感受。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高晓声一言解困

刘建东

1969年，在三河口中学教书的高晓声被借调到菌肥厂担任技术员，两个单位一河之隔，有桥相通，时不时有三河口中学的师生与高晓声相遇。

在此的前几年，高晓声因病动过手术，被拿去了两根肋骨，因此攀高爬下的一些体力活不能胜任。军队复员干部吴乃文进菌肥厂新任厂长，并不认识高晓声，看到有人坐在长椅上，指挥着小伙子搭架子，不分青红皂白就说：“嗨，你这个人，怎么别人在干活，你却坐着，脚酸的吧？看戏啊？”架子上一个小伙子回话说：“嗨，你是谁啊？这是我们高老师高晓声，是菌肥厂的技术员。”吴乃文听说是技术员，脸色缓和多了，打了声招呼，就去厂办公室报到了。

一小时后，吴乃文和厂里技术科杨科长来到了搭架子房间，对高晓声说：“高老师，刚好有一件事要请教你的，老杨做的一级试管菌种培养，连续6次失败了，你去帮看看？”高晓声心里明白，这

是厂长来摸底呢，自己只是挂了技术员的头衔，实际是来劳动的，技术的事轮不上过问的，但总还是有数的，于是轻描淡写地问：“用什么做培养基的？”杨科长捧上铝罐说：“哟，用这个做琼脂培养基。”高晓声接过，皱着眉头观察，伸出手指沾了沾，往口中品味道，便问：“杨科长，这培养基用的原料水，是哪里的？”杨科老师说：“井水啊，井水比河水清。”

高晓声摇摇头说：“唉！问题就在这里啊。这九二〇菌株繁殖需要的pH值是6.5~7.0之间，中性偏酸；而井水肯定偏碱性，咱们苏南这边的井水，恐怕得超过7.5，高的能达到8.0。这是一个最普遍的常识问题，却又最容易忽略，正是6次失败而又摸不着门的缘故啊。”杨科长一拍脑门说：“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赶紧去技术科，分析这个培养基的用水。”

果然，一级试管菌种培养很快获得了成功。高晓声也因此被正式请进了菌肥厂技术科的办公室。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棋人”吕思勉

周星

国学大师吕思勉从小就喜欢下棋，但他总谦虚地说自己棋艺一般，只是喜欢下棋而已。他回忆自己在七八岁的时候见到棋谱就很喜欢了，但却不识谱。直到十三岁时，看到父亲与别人下棋，才稍微懂点棋理。

1903年，他去南京参加乡试。每次考试完出考场后，他不回住所，而是直接跑到夫子庙的茶楼去看当时的围棋高手汪叙诗与束云峰对局下棋，而且一看就忘了时间，直到晚上才意犹未尽地回到住所。如此一来，应试也不是他主要目的了。

吕思勉的下棋爱好一直没改过，甚至到了耄耋之年，还是非常喜欢下棋。20世纪50年代初，他回家乡常州养病，还经常找人下棋。有一次，他到市区大庙弄的人民银行去交电费，发现交电费的地方人手拥挤，非常拥挤。于是，他到旁边老熟人的店门口去稍微坐一会，准备等银行空了再去缴费。结果，等到他看完棋后再回到银行，发现银行办公时间早就过了，已经关门了。

吕思勉不但精通棋艺，而且还喜欢研究棋谱和棋理，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早年在常州时，就结交了苏州学者刘善生等棋友，一起探讨棋理。到了上海后，他又结识了家乡常州的姜鸣皋、吴伯乔与其他棋坛人士，甚至还跟被称为“中国棋王”的谢侠逊下过棋。后来他自己整理校阅的清代王再越的《象棋梅花谱》在1926年由上海文明书店出版，卷首载有他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对象棋有围棋的异同发表了自己在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博戏容易“长行险微幸之心，益凭陵叫嚣之气”，不如棋艺“恃恃智力，以决胜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所谓‘其争也君子’”。1928年，谢侠逊出版《象棋要诀》的时候，他主动为其作序，提出“弈棋的兴味在于斗智，并非斤斤计较胜负，胜负亦同样可以长进智慧”的观点。

1957年，吕思勉在自己生命的尽头还写了长达七页的《弈棋之经历》，回忆了交往的弈友，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棋史文献。